

芥川龍之介

Akutagawa
Ryūnosuke

林蛟碧一譯

羅生門

羅生門

らしょうもん
RASHOMON

闇黑人性的的極致書寫
芥川龍之介經典小說集

羅

生

門

Akutagawa Ryūnosuke

林駁碧一譯

芥川龍之介

羅生門

闇黑人性的極致書寫，芥川龍之介經典小說集

作 者 芥川龍之介

譯 者 林皎碧

副總編輯 李映慧

助理編輯 林玟萱

總 編 輯 陳旭華

電 郵 ymal@ms14.hinet.net

社 長 郭重興

發行人兼

出版總監 曾大福

出 版 大牌出版 /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 2314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-2號9樓

電 話 +886-2-2218 1417

傳 真 +886-2-8667 1851

印務主任 黃禮賢

封面設計 許晉維

排 版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

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

定 價 320 元

初版一刷 2016年1月

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（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羅生門：闇黑人性的極致書寫，芥川龍之介經典小說集 / 芥川龍之介著；林皎碧譯。
初版。-- 新北市：大牌出版：遠足文化發行，2016.01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86-5797-59-1(平裝)

目次

輯一 人性

羅生門

006

竹林中

015

大石內藏助的一天

029

輯二 善惡

杜子春

046

神犬與魔笛

063

奉教人之死

078

南京的基督

091

輯三 一個人

秋 110

礦車 128

雛人偶 137

一塊地 157

橘子 175

輯四 盡頭

河童 182

大導師信輔的半生 253

某傻子的一生 276

羅

生

門

Akutagawa Ryūnosuke
芥川龍之介

林駁碧一譯

目次

輯一 人性

羅生門

006

竹林中

015

大石內藏助的一天

029

輯二 善惡

杜子春

046

神犬與魔笛

063

奉教人之死

078

南京的基督

091

輯三 一個人

秋 110

礦車 128

雛人偶 137

一塊地 157

橘子 175

輯四 盡頭

河童 182

大導寺信輔的半生 253

某傻子的一生 276

輯一



人性

人如果不自私，就無法活下去。

羅生門

某日黃昏，有一個僕人正在羅生門下躲雨。

寬闊的城門下，除了他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人。朱漆處處斑剝的粗大圓柱上，有一隻蟋蟀。羅生門既然是位於朱雀大道¹上，照理說除了這位男子外，理應還有二、三頭戴市女笠²或軟烏禮帽的路人在此躲雨。可是，羅生門下除了男子外，不見其他人影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因為近二、三年來，京都接連發生地震、狂風、大火、飢荒等天災人禍。因此，京城民生凋敝、百業蕭條。據舊誌記載，當時人們甚至敲碎佛像、佛具，把那些塗著朱漆或貼著金銀箔的木頭堆在路邊，充當柴薪販賣。京城已經衰敗到這般地步，羅生門修繕之類的工作，當然沒人管。如此荒廢不堪的羅生門，倒成了狐狸及盜徒的最好棲身處。最後，竟然演變到連那沒人認領的屍體都拖

到羅生門來丟棄。因此，日落西山後，這裡散發一種陰森的感覺，誰也不想踏進羅生門附近一步。

另一方面，不知從哪裡飛來一大群烏鴉，聚集在城門上。白天，無數的烏鴉在上空盤旋，繞著城門高聳的鴟尾邊飛翔邊啼叫。尤其當城門的上空被晚霞映成一片通紅，一隻隻的烏鴉如同撒在天空的芝麻般清晰可見，而烏鴉當然是為啄食城門上的死人肉而來。——不過今日，也許天色已晚，看不見任何一隻烏鴉。只有在坍塌的裂縫中長出雜草的石階上，可以看到許多白點斑斑的鴉糞。僕人身著褪色的藏青色襖衣，一屁股坐在七級石階的最上階，一邊撫摩右頰上冒出來的大瘡瘡，一邊茫茫然望著雨中的景色。

作者方才提及「僕人正在躲雨」。其實，縱使雨停了，僕人也無處可去。倘若平常的話，他當然是趕緊回主人家去。不過，主人在四、五天前才將他解僱。正如前述，當時京都街町的凋敝不堪。現下連這個長年僱用的僕人也被主人給辭退了，事實上就是這一波民生凋敝的小小餘波罷了。因此，與其說是「僕人正在躲雨」，

1 朱雀大道，是京都平安京中央通的南北向大道，羅生門位於其南端。

2 市女笠，平安時代中期以後，女性外出時所使用的一種斗笠。

毋寧說是「困在雨中的僕人，無處投身，走投無路」來得適切。而且今天的天氣也深深地影響這個平安朝³。僕人的 *Sentimentalisme*⁴。從申時開始降落的雨水，至今仍無停歇之勢。因此，僕人無論如何也不得不想一想明天該如何撐過去？——換言之，從剛才茫茫地聽著朱雀大道上的落雨聲，一邊思索在這走投無路的狀況下，好歹也得想出個辦法來啊！

大雨籠罩羅生門，嘩啦嘩啦的雨聲從遠而近傳過來。天色逐漸昏暗，仰頭一看，只見羅生門頂上斜探出去的屋瓦，支撐著沉甸甸的烏雲。

若想擺脫一籌莫展的困境，哪顧得了要選擇什麼手段呢？假如要顧慮手段的話，那只能在牆角等死或當個餓死殍後，被拖到羅生門上，如一條狗般被丟棄而已。假如不擇手段的話——僕人的思考，始終在同一處低徊圍繞，最後鑽進一個死胡同。無論過多久，所謂的「假如」到最後也還是「假如」。縱使僕人認可不擇手段的念頭，讓這個「假如」達到定奪，當然最後很可能就是「不得不淪為盜賊」。不過，雖然積極肯定這種做法，卻始終提不起如此做的勇氣。

僕人打了個大噴嚏後，無精打采地站起身來。寒冷的向晚，京都已經冷到該點起火爐取暖的時分了。隨著夜幕低垂，寒風在門柱和門柱之間肆虐。停佇在漆紅柱

子上的蟋蟀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僕人的藏青色襖衣內塞了件黃汗衫，聳起肩膀緊縮著頸子，環視一下城門周圍。他想找一個可以遮風避雨，又可避人耳目，安穩睡一覺的地方，暫且先度過這一晚。這時候，他很幸運地瞄到一個可以通往城門上方，塗著紅漆且相當寬敞的樓梯。他暗忖即使走上去的話，就算上頭有人，反正也是一堆死人罷了。於是，僕人緊握掛在腰間的木柄太刀，抬起穿著草履的腳踏上樓梯的第一階。

不久，通往羅生門上頭的寬敞樓梯中段，有一個男子如貓般蜷著身軀，屏息窺探樓頂上的動靜。從樓上流瀉而下的火光，照在僕人短鬚中露出紅腫化膿瘡瘡的臉頰，讓右頰微微泛濕。僕人打從一開始就掉以輕心，認定樓上只有死人。沒想到爬了二、三階樓梯一看，樓上竟有人點著燈火，而且火光好似四處移動。那昏濁的黃色火光搖搖晃晃，照著布滿蜘蛛網的天花板，讓人一看就知道樓上有人。如此的雨夜，膽敢點著燈火在羅生門上，想必非等閒之輩。

3 自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的西元七九四年，至源賴朝在鎌倉建立幕府止，大約四百年的時期，稱為平安時代。

4 Sentimentalisme，法文，意謂「感傷主義」。

僕人好似壁虎般蹣手蹣腳地，總算爬上陡峭樓梯的最高一階。他盡可能低著身子，伸長頸子，小心翼翼地往樓內窺探。

樓上果然一如傳聞，凌亂地擱置了好幾具屍體，火光所及範圍比預料還小，看不清楚到底有幾具屍體。不過，朦朧中看得出當中有裸露的屍體，也有穿著衣服的屍體。當然有女人，也有男人混雜在一起。那些屍體，宛如泥塑的人偶般，有的張著嘴巴、有的伸長手臂，七橫八豎地躺在地上。朦朧的燈光照在比較高聳的胸部和肩膀上，使得低平的部位更形暗黑，這些屍體有如啞巴般永遠靜默無語，不禁令人懷疑他們真否曾經是活生生的人。

那些屍體發出的惡臭味，令僕人忍不住摀掩鼻子。但是，下一瞬間，那隻手卻忘記摀住鼻子。因為某種強烈的情緒，幾乎完全奪走男子的嗅覺。

此時，僕人突然看到屍體當中蹲著一個活生生的人。那是一個身著暗茶色衣服，矮小瘦弱，白髮蒼蒼，如猴子般的老嫗。老嫗右手持著點燃的松枝，雙眼睜得大大，正盯著其中一具屍體的臉。那屍體的頭髮很長，估計是女屍。

僕人帶著六分恐懼、四分好奇，幾乎忘記呼吸。借用舊誌作者形容，正是所謂「毛骨悚然」的感覺。接著，老嫗把點燃的松枝插進地板縫隙，雙手伸進方才盯著

看的屍體頸子，好像母猴替小猴抓頭蝨般，開始從屍體頭上把長頭髮一根一根拔起來，而頭髮也就順勢脫落。

隨著一根一根被拔起來的頭髮，僕人心中的恐懼逐漸消失。同時，對老嫗的憎惡感也逐漸強烈起來。——不，說是對老嫗，也許有些語病。不如說是對一切惡行的反感，正一點一點逐漸增強。這時候，倘若有人再問僕人，剛剛在羅生門下思考的問題：餓死好，還是當個盜賊好的話，恐怕僕人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餓死吧！這個男子的憎惡心，如同老嫗插在地板縫隙的松枝般，燃著熊熊火焰。

僕人當然不知道老嫗為什麼要拔死人的頭髮。因此，理論上他應該無法歸類此事的是非善惡才對。但是對僕人而言，光是在雨夜裡爬上羅生門拔下死人的頭髮，就是無法原諒的罪惡。不用說，僕人早已忘記就在前一刻，自己也曾打算當盜賊。僕人突然雙腳一使勁，冷不防從樓梯跳上去。他手握木柄太刀，大步走到老嫗面前。老嫗自是大吃一驚。

老嫗看到僕人，宛如驚弓之鳥般跳起來。

「死老太婆，往哪跑？」

老嫗被屍體絆倒，驚慌地爬起來正要逃，僕人擋住她的去路吆喝道。老嫗推開

僕人，還是想逃。僕人再次擋住去路。兩人在屍體當中，一言不發地相互扭打。勝負自然立見分曉。僕人抓住老嫗的手臂，硬將她摺倒。那手臂瘦得宛如雞腳般，只剩皮包骨。

「說！妳到底在做什麼？不說的話，叫妳嘗嘗這個！」

僕人推開老嫗，忽然抽出太刀，將白晃晃的刀刃架在她的面前。但是，老嫗悶不吭聲，雙手直打哆嗦，喘得肩膀不斷顫動，眼球像要掉出來般睜得大大，卻倔強得像啞巴不肯開口。僕人見狀，才意識到老嫗的生死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。這種意識竟使先前熾烈燃燒的憎惡感，不知不覺地冷卻下來。只剩下一種圓滿完成工作後的平靜、得意和滿足而已。僕人低頭看著老嫗，聲音放緩溫和地說道：

「我不是官署的差役。只是一個碰巧路過羅生門下的路人。我沒打算要將妳扭送官署。可是，妳要告訴我，這時候在羅生門上做什麼？只要坦白說給我聽就可以了。」

老嫗一聽完，眼睛睜得更大，目不轉睛地盯著僕人看。那紅色的眼眶、銳利的眼光，就像肉食鳥般懾人。她滿臉皺紋，幾乎和鼻子連在一起的嘴唇，好似咀嚼什麼地蠕動。細細的脖子上，看得見尖尖的喉節正在轉動。氣喘吁吁地從喉嚨發出像